

虹
龍
第
207
批

卷二 漢平百三十七

董
經
選
校
官
付
然
在
高
拱

舉
士
臣
朝
正
衆

分
校
書
編
續
臣
徐
題

書
寫
儒
士
臣
汪
元
際

國
歷
監
生
臣
翁
嘉
三

臣
林
氏
表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七 八賄

水 水經十一

水經 沐水出琅邪東莒縣西北山。大升山與小泰山連麓而異名也。引汶水
積以成川。東南流。經郛鄉南。而去縣八十許里。城有三面而不周於南。故
俗謂之半城。沐水又東南流。左右山。水北出大峴山。東南流。逕郛鄉東。
東南流。注于沐水也。東南過其縣東。沐水又與箕山之水合。水出東諸縣
西箕山。劉澄之曰。為許由之所隱也。更為呂繆公。其山西南流。注于沐水
也。又東南過莒縣東。地理志曰。管子之國。莒姓也。少姜後。列女傳曰。齊人
杞梁殖。娶孟姜氏。其妻將赴之。道逢齊公。公將吊之。杞梁妻曰。如殖有罪。
君何辱命焉。如殖無罪。有先人之葬。當在下。妾不敢。鄒陽公旋車。節諸室。
妻乃哭於城下。七日而城崩。故後縣云。道元。姜後。琴悲。歌曰。樂莫樂兮。新
相知。悲莫悲兮。主別離。春感。皇天。城為之墜。即城是也。其城三重。並志崇
峻。巖而開一門。內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許里。尸子曰。昔君好色。而二
無知之。繇。小白奔焉。樂毅攻齊。守險全國。秦伯皇孫之。漢興。以為城陽屬。

封朱虛侯章治莒。王莽之營陵也。元武合城陽國為琅邪國。以封皇子康。雅好宮室。窮極伎巧。壁帶飾以金銀。帝時求不安。移治開陽矣。沐水又南。太公水東出清山。尋伸靡而注沐。沐水又南。潯水注之。水出于巨公之山。西南流。舊渚以潯渚。田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潯水又西南流入沐。沐又南。與葛陵水會。水發三注山。西南流。逕辟城。城南世謂之辟陽城。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狩二年。封城陽共王弟節侯劉扶為侯國也。其水於邑。積以而陂。謂之辟陽湖。西南流。注於沐水也。又南。過陽都縣。東入于沂。沐水自陽都縣。又南。會武陽潯水。水東出倉山。山上有故城。世謂之監官城。非也。即古有利城矣。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恭王子劉釘為侯國也。其城因山為基。水導山下。西北流。謂之武陽潯。又西。至即丘縣。注于沐。沐水又南。逕東海郡。即丘縣。故春秋之視丘也。桓公五年。經書齊侯新伯如紀。城視丘。左傳曰。齊鄭朔紀狄襲之。漢立為縣。王莽更之。就作也。郡國志曰。自東海分屬琅邪。蘭桐曰。即視魯之音。蓋字承讀變矣。沐水又南。逕東海厚丘縣。王莽更之。光其亭也。分為二瀆。西南出。今無水。世謂之枯沐。一瀆南。逕建陵縣。故城東。漢景帝八年。封石郎為侯國。王莽更之。曰付亭也。沐水又南。逕陵山西。輒止。元中。齊王之鎮徐州也。立

大堰通水西流而潰之會置城防之曰曲沐戌自流三十里西注沐水舊
潰謂之新渠自厚丘西而出左會新渠南入淮陽甯預縣注泗水地理志
所謂至下邳注泗者也經言於陽都入沂非矣沐水左潰自大堰水斷故
潰東南出秦堰水注之水出襄貳縣泉流東注沐潰又南左合橫溝水水
發潰石東入沐之北潰又南暨于邳其水西南流逕司吾山東又逕司吾
縣故城西春秋左傳楚執鍾吾子以爲司吾縣王莽更之息吾也又西南
至甯預注泗水也沐水故潰自下邳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祖口城
中祖水出于楚之祖地春秋襄公十年經書公與晉文諸侯會吳于祖
相塘曰宋地今鼓城偏陽縣西北有祖水溝去偏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偏
縣故城東北地理志曰鼓偏陽國也春秋左傳襄公十年夏四月戊午會
于祖晉荀偃士乃請伐偏陽而封宋向戌爲荀偃曰城小而國勝之不武
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蕞父擊重如役偏陽人啓門
諸侯之士門焉懸門發郛人鮑叔之以出門者伏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
之以甲以爲障左執之右援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將所謂有力如虎者
也五人懸布蕞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墜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五人解
爲乃退蕞其斷以徇於軍三月諸侯之師入於偏陽請歸晉伯怒曰七日

不克爾乎。取之以謝罪也。隕士攻之。就受矢遂成之。以偏陽子歸獻于武
官。謂之虎。降偏陽狄姓也。漢以爲縣。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齊孝王子劉就
爲侯國。王莽更之輔陽也。郡國志曰。偏陽有粗水。粗水而西。龍于沂。而注
于沐。謂之粗口。城得其名矣。東南至照縣。入海注海也。巨洋水出朱虛縣
泰山。北過其縣西。泰山。即東小泰山也。巨洋水。即國語所謂具水矣。朱虛
謂之巨昧。上銘之以爲巨義。亦或曰。明。皆一水也。而廣其目焉。其水北
流。逕朱虛縣故城西。漢惠帝二年。封齊悼惠王子劉卬爲侯國。地理風俗
記曰。丹山在西南。丹水所出。東入海。丹水由朱虛丘阜矣。故言朱虛城西
有長坂連峻。名爲坡車峴城。東北二十里有丹山。世謂之凡山。縣在西南
非山也。丹凡字相類。音從字變也。山導丹水。有二源各導一山。世謂之東
丹。西丹水也。西丹自父山北流。逕劇縣故城。東東丹水注之。出方山。山有
三水。一水即東丹水也。北逕縣合。西丹水而龍流。又東北出。逕河薄澗北。
河水亦出。方流入平壽縣。積而爲渚水。或則北而東南流。屈而東北流。逕
平壽縣故城。西而北入丹。謂之魚合口。丹水又東北逕望臺東。東北注海。
蓋亦縣所氏者也。又北過臨朐縣東。巨洋水。自朱虛北入臨朐縣。東治泉
水注之。水出西溪。泉則瀨於窮坎之下。東溪之上。源麓之側。有一祀。月

之爲治泉紀。按廣雅金神謂之清明。斯池蓋古治官所在。故水取稱焉。水
包澄明而清。今特異。湖無替石淺鑿沙文。中有古壇。參差相對。後人微加
功飾。以爲嬉遊之處。南北逕岸交空。疎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鎮海城。
余總角之年。侍節東州。至若炎夏大流。閑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娛水月。桂
菊尋波。輕絲委浪。琴歌既洽。懽情亦暢。是爲棲宴。實可憑依。小東有一湖
佳饒。鮮筍匪直。芳華芳華。實亦宋並飛鱗。其水東北流入巨洋。謂之黃治
泉。又逕臨胸棘。故城東。城古伯氏所邑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
子劉焉侯國。應劭曰。臨胸山石也。改隸氏之胸亦水石。其城側川臨胸。是
以王莽用表厥稱焉。其城上下出水。悉是劉氏。皇北伐。廣國營壘所在矣。
巨洋又東北逕委粟山東。孤阜秀立。形若委粟。又東北洋注之。水西出石
膏山西北石澗口。東南逕達山下。列西。洋水又南東歷達山下。即石膏山
也。巖三成壁立直上。山上有石鼓。馮則年內。郭緣生續述社記曰。達山在
廣國南三十里有洞并石鼓。齊地特亂。石人輒打石鼓。聞數十里。洋水歷
其陰而東北流。世謂之石溝水。東北流出於委粟山北。而東注于巨洋。謂
之石溝口。然是水下流。亦有時通塞。及其春夏水泛。川壅無輟。亦或謂之
爲龍泉水。地理志。石膏山洋水走出也。今於此隸。惟是潰當之。似符鮮璠

夫巨洋又東北得邦泉。泉源西出平地。東流注于巨洋。巨洋又北會建德水。水西發遼山阜。而東流入巨洋水也。又北過劇縣西。巨洋水又東北合康洪水。水發縣西南嶧山。無事樹木而圓峭孤峙。噴吼分立。左思齊都賦曰。嶧嶺其左。是也。康洪水北流注于巨洋。巨洋又東北過劇縣故齊西。古紀國也。春秋莊公四年。紀侯不能下齊。以與弟季大去其國。達齊難也。後改曰劇。故管子達曰。胸劇之人。驕者也。漢文帝十八年。別為菑川國。後并北海。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侯王子劉錯為侯國。王莽更之念縣也。城之北側有故臺。臺西有方池。晏謀曰。西去齊城九十七里。耿弇破張步於臨淄。追至巨林水上。僵屍相屬。即是水。巨洋又東北過晉龍驤將軍幽州刺史辟閭澤。蓋東而東北流。澤側有一墳甚高大。時人咸謂之為高陵。而不知誰之丘壟也。巨洋水又東北過益縣故城東。王莽更之潞。潞也。晏謀曰。南去齊城五十里。司馬宣王伐公孫淵。北徙置人住於北城。遂改名為南豐城也。又東北積而為澤。故津出焉。謂之百尺溝。西北流還北益都城也。漢武帝元朔三年。封菑川侯王子劉故為侯國。又西北流而注于巨洋矣。又東北過壽光縣西。巨洋水自湖東北流。還縣故城西。王莽之冀平亭也。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東歸子鯉為侯國。城之西南。水東有孔子石室。

故廟堂之中有孔子像。予子問經既無碑誌。未詳所立。巨洋又東北流。光
水注之。水出剡縣南。有崩山。即故義山也。俗人以箕山角。因名爲崩山。
亦名爲角林山。昔世俗音訛也。水即甌水矣。地理志曰。剡縣有義山。甌水
所出也。北逕嶼山。東俗亦名之爲青水矣。光水又東北逕東西奇光二城
間。應劭曰。奇光縣有渚亭。杜預曰。在縣東南。縣渚國也。又言縣亭在平壽
縣東南。平壽故城在白狼水西。今北海郡治水上。承管陵縣之下流。東北
逕城東。西入別蓋湖。亦曰懷湖。湖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東北入海。縣
亭在白狼水東。水出桑嶺亭。桑嶺山亭。故高密郡治。世謂之故郛城。山謂
之塔山。水曰康孟水。亦曰康孟水。皆非也。地理志曰。桑嶺故亭。北海之縣
縣矣。有覆甌山。甌水所出。北逕縣亭西北。今曰狼水。按地理志。北海有縣
縣。京相璠曰。故縣尋國。禹從西北去。渚亭九子。甌水又北逕寒亭。西郡國
志曰。平壽有縣城。東薛瓚漢書集注云。按汲郡古文相居縣。渚東郡渚是
也。明帝以封國。後改曰衛。縣尋在河南。非平壽也。又云。太康居縣尋。縣亦
居之。縣又居之。尚書序曰。大康夫國。兄弟五人。酒于洛濱。北即太康之居
爲近洛也。余考瓚所據。今河南有尋也。衛國有甌土。國語曰。魯有五觀。謂
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甌。皇清謚曰。衛也。又云。夏桀從

南丘。依同姓之諸侯于斟灌斟尋氏。即汲冢書云。相居斟灌也。既依斟尋。
明斟尋亦一居矣。窮石既伏。善射。相斟灌亦因逆蒙。故斟。即其居以生。
流。因其室而有證。故春秋襄公四年。魏絳曰。流用師。城斟灌。又斟尋氏。虞
流于過。處隘于戈。是以立員言於吳子曰。過流殺斟灌。以伐斟尋。是也。有
夏之遺。臣曰。靡事。斟之死也。過于隔氏。今陽縣也。收斟灌。尋二國之餘。
墟。殺韓。況而立少康。滅之有窮。遂亡也。是蓋寓其居而生其稱。宅其業而
表其邑。環遺又公。號。李郭有傳。未可以彼有灌。目謂此尋。此為捨此尋名。
而專彼為是。以主。推傳應氏之據。亦可按矣。堯水又東北注巨洋。伏琛要
謨並言。堯常頃駕於北。故受名為非也。地理志曰。堯水自剡東北至壽光
入海。以其近地。即是水也。又東北入于海。巨洋水。東北還望海臺。西東北
流。伏琛要謨並以為平望亭。在平壽縣。故城西北八十里。古縣又或言秦
始皇升以望海。因曰望海臺。未詳也。按史。漢武帝元朔元年。封菑川王
恢子劉貴為侯國。又東北注于海也。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淄水出縣
西南山下。世謂之原泉。地理志曰。原山。淄水所出。故經原山之諸矣。淮南
子曰。水出自歸山。蓋山別名也。東北流。逕萊蕪谷。屈而西北流。逕其縣。故
城南。從任記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阻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漢末有范史。

雲為萊蕪今言萊蕪在齊非魯所得引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
谷也萊蕪蕪故曰萊蕪而貢所謂萊夷也夫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
齊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余按又無萊作並山石也郡縣取日月為漢高
祖置左傳曰與之無山及來祥是也應劭十三州記司泰山萊蕪縣魯之
萊作也淄水又西北轉還城西北又東北流與一水合水出縣東南俗謂之
萊桑谷水從征記名曰聖水則仙傳曰康侯公者淄川人也少為府小史
才巧舉手成器泰山上有神泉人不能到小史白府君請木工斧三十人
作轉輪造梯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成上其巔作祠屋留止其後其二
間以目圓食芝華飲神泉七十餘年淄水未下呼宗族得六十餘人命上
山半水出盡漂一郡渡者為計小史辭還宗室余下山著康侯衣升閣而
去後百餘年下賈樂齊市也其水西北流注淄水淄水又北出山謂之萊
無口東北流者也又東北過臨淄縣東淄水自山東北流還牛山西又東
還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口水出而鄒山下謂之天齊淵五泉並出
南北三百步廣十步山即牛山也左思齊都賦曰牛廣鎮其南者也水在
齊八祠中齊之兩名起於此矣地理風俗記曰齊所以為齊者即天齊淵
石也其水北流注于淄水又東還四聚聚北水南山下有四聚方基負瀆

城高七尺。東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淄水又東北逕陽陰里西。水東有冢。一基三墳。東西八十步。是列士公孫。按田開疆。古冶子之墳也。晏子惡其勇無禮。殺之以楚之。死葬陽里。即此也。淄水又北逕其城東。城臨淄水。故曰臨淄。王莽之齊陵縣也。爾雅曰。水出其前。左為營丘。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賜之以四履。都營丘而齊。或以為新營陵。史記周成王封師尚父于營丘。東就國道。有行通。萊侯與之爭營丘。遂散之人曰。吾聞時得難而易失。客寢安堵。非就封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至營丘。陵亦丘也。獻公自營丘徙臨淄。余按營陵城南無水。營城北有一水。世謂之白狼水。西出丹山。俗謂凡山也。東北流山。爾雅出前左之文。不得以為營丘矣。營丘者。山名也。詩所謂之子營丘。遭我乎狼之間乎。作者多以丘陵號同。又士萊履近。咸言太公所封。考之春秋。經書諸侯城緣陵。左傳曰。遷杞也。毛詩鄭注並無營字。墳以兩非近之。今臨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內。周迴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淄水出其前。故有營丘之名。與爾雅相符。城對天齊淵。陵城有齊城之稱。是以晏子言始與鳩氏居之。達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築營之丘。季札親見。聞齊音曰。汪汪乎大風也哉。求東海者。其太公乎。四已入齊。通淄自鏡。郭景純言。齊之營丘。淄水逕其南及東也。非

管陵明矣。獻公之徙。其猶晉氏深冀居降。非謂自管陵而之也。其外廓。即獻公所徙臨淄城也。世謂之虜城。言齊湫王伐燕。燕王會元。虜其民寶。居國郭以居之。秦始皇三十四年。滅齊為郡治臨淄。漢高六年。封子肥於齊為王國。王莽更名濟南也。戰國策曰。田單為齊相。通淄水。有老人涉淄而鼓。不能行。坐沙中。單乃解衣於斯水之上也。又東過利縣東。淄水自縣東北流。還東安于城北。又東還巨淀。縣故城南。征和四年。漢武帝幸東萊。臨大海。三月耕巨淀。即此也。縣東南則巨瀋湖。蓋以水受名也。淄水又東北還廣饒縣故城南。漢武帝元鼎中。封菑川靖王子劉國為侯國。淄水又東北為阜濱水注之。受巨淀。淀即濁水所注也。呂忱曰。濁水。一名濁水。出廣縣為山。世謂之泊嶺山。東北流還廣國城西。城在廣縣西北四里。四圍純澗。沮水深淺。晉永嘉中。東萊人曹窋所造也。水側山際有五龍口。義熙五年。劉武王伐慕容超於廣國也。以藉安難。攻。兵力勞難。河澗人玄文。詭稱云。昔趙攻曹窋。望氣者以為掘水等城。非可攻。若鑿五龍口。城當必陷。石虎從之。窋請降。降後五月。大雨雷電震開。獲慕容超之攻拔窋。十旬不拔。塞城而龍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存。宜誠修葺。修塞之。超及城內男女。皆為脚弱。病者大半。超遂出奔。為晉所擒也。然城之所踞。實憑

地處其不可同域者在此。漢人東北流還光山東。從征記曰。廣固城北三里有光山祠。光國巡狩登此山。後人遂以名山。廟在山之左麓。廟像東面。華宇修整。帝圖嚴飾。軒冕之容。穆然山之頂。舊有上祠。今已毀廢。無復遺式。盤石上均有人馬之跡。從黃石而已。唯刀劍之蹤。遺真矣。至於無鋒代錫。魏鉄齊鎗。與今無異。殊以並獲焉。知人功所制矣。西望胡公陵。孫暢之所云。青州刺史傅弘之。言得銅柝。隸書處。濁水又東北流還東陽城。北東北流合長沙水。水出蓬山北阜。世謂之陽水也。東北流還廣縣故城西。舊青州刺史治。亦曰青州城。陽水又東北流。石井水注之。水出南山頂。洞間望若門焉。俗謂是山為碧頭山。其水北流注井。井際廣城東側。三面積石。高深一匹有餘。長津激浪。瀑布而下。彭巖之聲。驚川枯谷。潰海之勢。伏同洪井。北流入陽水。余生長東齊。恒遊其下。於中間絕。乃積碑數。後因工事。復出海岱。郭金紫惠同石井賦。詩言意爾。曰。蟠娛元慰。辭心。但恨此水時有通塞耳。陽水東還。故七汲寺禪房南。水北則長廡偏駕。扁閣承阿。殊之際。則緇坐踞。班錫鉢間設。所謂修修。釋子。眇眇。揮樓者也。陽水又東。東還陽城東南。義熙中。晉青州刺史羊穆之。築此以在陽水之陽。即謂城之東陽城也。以濁水為西陽水故也。水流亦有時。窮通信焉。靈矣。昔在宋世。

是水絕而復流。劉亮賦通津馬。魏太和中。北水復竭。輟流積年。先公除州
即任。未幾。是水復通。登快盈川。所謂幽谷枯而更溢。窮泉涸而復流矣。海
岱之士。又頌通津焉。平昌龍氏孫道相頌曰。唯波繩泉。竭窮三齡。析盡佳
閭。窮料主道。從降紫降。由聖明。蓋氏河間趙侯頌云。數化未基。玄澤替施。
格源揚濶。泗川騰波。北海郭欽曰。先攻轍津。我后通洋。但頌廣大墳。難以
具載。陽水又北。屈迕漢城。陽景王劉章廟東。東注于巨洋。復人竭。斷余北
注濁水。時人通謂濁水為陽水。故為南陽。北陽水之論。二水渾流。世謂之
為長沙水也。亦或通名之為繩水。故吳璞伏琛為齊記並云。東陽城。既在
繩水之陽。且為絕陽城。非也。世又謂陽水為洋水。余按羣書。或言洋水出
臨朐縣。而陽水導源廣縣。兩縣雖鄰。川土不同。於事疑焉。濁水又北。逕臧
氏臺西。又北。逕益城。西。又北。流注巨澗。地理志曰。廣縣為山。濁水所出。東
北至廣饒。入巨澗。巨澗之右。又有女水注之。水出東安平縣之蛇頭山。從
任記曰。水西有桓公冢。墓高大。墓方七十餘丈。高四丈。圓墳圓二十餘丈。
高七丈餘。一墓方七丈。二墳。要誤曰。依陵記非葬禮。如永世故。與其母同
墓。而異墳。伏琛所不詳也。冢東山下。女水原有桓公祠。傳其術奏魏武王
所。三曰。近曰。路水齊郊。傍望桓公墳。壘在南山之阿。請為立祀。為繩然之。

主。郭沫主述記曰。齊桓公家在齊城南二十里。因山為墳。穴冢東有女水。或云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也。女水導川東北流。甚有神鳥。化陰則水生。此等則津竭。燕建平六年。水忽暴竭。玄明惡之。獲病而亡。燕太十四年。女水又竭。蘇容超惡之。燕詐遂論。女水東北流還東平安縣故城南。續述佐記曰。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一十五里。然後更流。注北楊水城。故鄆亭也。春秋魯莊公三年。紀季以鄆入齊。公羊傳曰。季者何。紀侯弟也。賢其伏罪。請鄆以奉五祀。因成子單之說也。後以高縣。博陽有平。故此加東也。世祖建武七年。封菑川王子劉茂為侯國。又還安平城東。東北還塹丘東。東北入澠。地理志曰。菑頭山女水所出。東北至臨淄入巨涘。又北為馬車澗。北合涘水。又北特繩之水注之。將水出齊城西南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即如水也。亦謂之源泉。因水色黑。俗又目之為黑水。西北還黃山東。又北歷惡山。山東有惡公冢。將水又屈而還。歷山北有惡公谷。齊桓公將。公隱于溪。障有認其駒者。公以與之。山即杜山之通阜。以其人狀惡。故謂之惡公故山。水有石梁。亦謂為石梁水。又有澧水注之。水出將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澧中也。俗以澧水為宿留水。西北入于將水。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澧。故世以此而變水名也。水南山西有王歌墓。晉樂毅

伐齊。賢而封之。豈不受自疆而祀。水則有因。引水既跡尚存。特水又西北
 還西。安縣故城南。本渠也。齊大夫難栗之邑矣。玉華更之曰東渠。特水又
 西至石羊堰。分爲二水。謂之石羊口。枝津西北至渠。鄒入海。特水又北還
 兩安城。西又北。京水系水注之。水出齊城西南。世謂之寒泉也。東北流直
 申門西。京相璠杜預並言申門。即齊城南面西第一門矣。馬申池。昔齊懿
 公遊中也。所戒甯職二人。客公於竹中。今池無復。勢靜然。水側尚有小小
 竹木。以特還生也。左思齊都賦注。申池在海濱。齊墓也。余按春秋襄公十
 八年。晉伐齊。成。伐驪門之蕞。已亥。焚南門。丙寅。焚東北二郭。甲辰。東侵
 及沂。而不言北掠于海。且晉獻子尚不辭死以道志。何容對仇敵而不微
 暴草木于海隅乎。又炎夏大流。非遠逝之辰。然公見我。蓋是白龍魚道。見
 因近郊矣。左氏捨近道遠。考古非謬。杜預託言有非據耳。系水傍城北流
 還勝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覆下也。當戰國之時。以齊宣王喜文
 學。遊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俱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
 大夫。不治而論議。是以齊覆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十人。劉向別錄。以覆而
 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於覆門下。故曰覆下也。鄭志曰。張逸問黃云。
 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玄答云。齊田氏時。吾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

陳下生。無常人也。余按左傳。昭公二十二年。管子知齊。盟于濮門之外。漢以叔孫通為博士。號授明府。史記音義曰。欲以濮脫齊。授下之風矣。然陳下又是齊城內地名。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初公伐孟氏。入自上東門。戰于東門之外。又戰于陳下者也。蓋亦儒者之所罕為。故陳述疑而發問。鄭玄釋而辨之。雖異名。于見大歸一也。城內有故臺。有營丘。有故景王祠。即朱虛侯軍廟矣。晉起居注云。齊有大蛇長三百步。負小蛇長百餘步。還於市中。市人悉觀。自此門所入處也。北門外東北二百步有齊相晏嬰家宅。左傳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為。誠曰。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清節里。系水又北。逕臨淄城。西門北。而西流逕梧宮南。昔楚使聘齊。齊王饗之梧宮。即是宮矣。其地猶梧臺里。臺基層秀。東西一百餘步。南北如城。即古梧宮之臺。臺東即關子所謂宋燕人得燕石處。臺西有石柱碑。碑猶存。漢靈帝熹平五年立。其題云梧臺里。系水又西。逕葵丘北。春秋莊公八年。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宋相堵曰。齊西五十里有葵丘地。若是無戍之。僖公九年。齊桓會諸侯于葵丘。宰孔曰。齊侯不務修德而勤遠略。葵丘不在齊也。引湖廣汾陰。葵丘山陽西北。葵城。宜斥此非也。余原左傳。連稱管至父之戍葵丘。以瓜時而往。運之期。請代弗許。